

星期天夜光杯

本报副刊部主编 2016年8月21日 星期日 第540期

新民晚报

责编:殷健灵 赵美 视觉:戚黎明 编辑邮箱: yjl@xmwb.com.cn

B1



加布瑞埃拉·泽文： 于我，书本就是爱

◆ 三叶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每本书都是一个世界。”加布瑞埃拉·泽文的第八本小说《岛上书店》2014年问世后，以史无前例的最高票数，获选美国独立书商选书第一名。短短一年内，该书席卷英国、德国等25国，创下了出版史上全球化最快的畅销纪录。2015年5月，《岛上书店》在中国内地出版，至今年6月，发行量已突破200万册。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数字。

本周，受邀参加上海书展的加布瑞埃拉·泽文首次来到中国，现身上海。8月18日上午，泽文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畅叙自己的来路以及对写作的期许。

“书店和图书馆是一切美好的定义”

当奈特利出版社的销售代表艾米莉亚坐轮渡来到爱丽丝岛上，她遇见了小岛书店脾气暴躁的店主AJ。AJ的阅读品位老派固执，就像他本人，同时他依旧深陷对自己妻子去世的悲痛，无法自拔。虽然两人的见面糟透了的可笑，可是艾米莉亚最终和AJ走成了一个圆。其间的契机是AJ收养了一个被遗弃在书店的弃婴，婴儿的母亲留言，希望她能“长大成为一个爱书的人”。

显而易见，泽文的《岛上书店》是一本书和爱书人的欢庆聚会。不仅仅如此，这本书给了我们阅读的愉悦，海量的信息，和陪伴。就像AJ在书里某一个章节的读书笔记中提到的那样，“沟通，我亲爱的小书桌子。沟通是最重要的。”

“书店和图书馆是一切美好的定义，”泽文说，“当你走进一家书店，或是图书馆，你不是要求解决生存问题，比如食物和水；你是希望能拓展自己的学识，丰富自己或是关于他人的情感和生活。”

泽文说，读书，能够唤醒同情，尤其对于未成年人来说。这也是她多年从事青少年写作体会的感受。事实上，读者对泽文笔下的人物充满同情，他们就像自己身边的亲人一样牵动着读者的心。叙述充满了欢乐，人们通过书心心相通，部分是因为共同分享了书中的情感。

情感是泽文的故事里不断提及的一个词。比如，艾米莉亚没法和男友相处，就是因为她们之间没有情感。要让她和一个认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会计原理II》的人过一辈

子，怎么会幸福？泽文不仅从简·奥斯丁的书里拾取了这个词，而且丰富了情感的外延，包括“熟悉，亲密，认可”。这并不是说两个人之间需要相同的读书品位相处。泽文和她相守了21年的爱人不是这样，书里的AJ和艾米莉亚也不是这样，但是AJ和岛上警官兰比亚斯这两个男人的交往促成了岛上的一个读者俱乐部，成了这本书最令人着迷的地方。“阅读爱好的相互交叉是很美妙的感觉，但是不同的阅读兴趣能够引导你去看不一样的书，”泽文说，“跟着兴趣读书，才是最好的方式。”

对泽文来说，写作从孤独出发，从本质上却是写人与人的联系，就像读书一样。如果书本能帮助我们相互联系起来，因为联系产生爱，那么书本是不是等于爱呢？“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于我，书本就是爱，”泽文说，“我有时候觉得，爱上一本书和爱上一个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 采访手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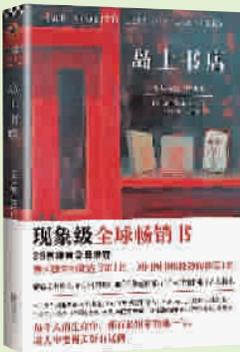
娃娃脸，一头黑色浓密的波浪卷发，一双吸引人的明眸碧眼，轻快专注的语调，这就是《小島书店》的作者泽文。良好的家庭环境，爱书的父母，默默支持着她的爱人，泽文身边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和舒适。应该说，泽文很幸运。

作为一名“资深”的读者，泽文的话题总是离不开读书，写书，和做书的一切。她出口成章，时不时地就能蹦出几句聪明的“警句箴言”。她表示因为多年专注写作，自己还没有孩子，有点遗憾，可是那一句老话“女人首先要爱自己”，为我们展示了她自信而快乐的人生起点。

● 作家简介

加布瑞埃拉·泽文(1977-)

美国作家、电影剧本编剧，《岛上书店》作者。深爱阅读与写作，现居洛杉矶。毕业于哈佛大学英美文学系，已经出版了八本小说，作品被翻译成了三十多种语言。一直以来，她对书、书店以及爱书人的未来，充满见解。



星期天夜光杯：《岛上书店》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是你所期待的吗？这本书的成功对你意味着什么？

泽文：我当然是期待书能大卖。但是，很多好书虽然红极一时，过了就过了。所以我更关注人们是不是喜欢这本书的本质。

《岛上书店》的走红，让我看到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人们其实还是非常在乎、渴望阅读的。至少，这本书让他们回忆起他们曾经是如此喜爱阅读。我很高兴，自己成就了他们。小说是纪录人类历史很重要的一种形式，所以感谢读者。有了他们，才会有我们，才会有小说。这本书的成功，让我感到作为小说家，一种更加坚实的责任。

从改变上来说，这本书的成功让我有了些许的自由。如果我没有财务上的自由度的话，我就不可能将有些手稿扔进垃圾桶，说：哦，我不想出版这本书。

星期天夜光杯：《岛上书店》带着点爱，浪漫和悬疑，读来引人入胜。能谈谈写作过程吗？

泽文：我最早酝酿了玛雅这个角色，写了几百页写不下去了。于是我把她搁置在一边，

“这本书的成功，让我感到更为坚实的责任”

一放就是8年。但是我一直想着写一本关于阅读，关于读者的书。在这期间，我又酝酿了玛雅的父亲这个角色，他是一个买书人。当时我的写作也转型了，从针对青少年和年轻女性题材转为更加广泛的成年人阅读题材，于是我把重心转移到了这个买书人身上。由此想到，面对电子阅读时代的来袭，纸质阅读的意义，以及一家传统书店在社区中的角色和价值。突然间，就好像谈了8年的恋爱有了结果，6个月之内我就完成了初稿。

每当写不下去时，我就会去找资料。在《岛上书店》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和转折点，就是爱伦坡的《帖木儿》。我没有读过这本书，但是从新闻里知道，这本书曾经被人偷了。《帖木儿》是克里斯蒂顶级拍卖行标价最贵的一本书，在五六年以前已经卖到50000美元。原版《帖木儿》只有150本，出版商先是偷了爱伦坡的书稿，然后将它匿名出版。因为爱伦坡没有授权出版这本书，所以发行量非常小。我将这个细节写入了书里。但是几乎所有

的文学评论家都说那是一本极其糟糕的书，写得一点也不好。爱伦坡写那本书时才13岁，连他自己都觉得那是一本不值得出版的书。作为作者，我感到这是一个很具有讽刺意义的事。这让我对于价格和价值有了深的认识，也成就了《岛上书店》的主题。

星期天夜光杯：《玛格丽特小镇》是你继《岛上书店》之后第二本被翻译成中文的作品。这本书写了一个女孩子不同时期的爱情。可以谈谈你对两性关系的理解吗？

泽文：对于每个女性来说，我想借用一句老话：女人首先要学会爱自己。这是真理。

我还记得念高中的时候，那时才16岁，可是我们多么希望快点长大，一下子就到我们祖母的年龄，那多好啊。我们羡慕她们的平和、智慧和安定。我们其实是没办法预料到16岁到60岁之间我们所要经历的变化。所以《玛格丽特小镇》不是关于那些显而易见的爱，而是关于一个变化中的女人，不论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始终向前看，一路成长，成熟起来。

“读书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教师，所以父亲受其影响也喜欢读书。我们一家都是书呆子，哈哈。

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写东西。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写作，那时候我才14岁。当时他们就说：哦，这姑娘要成为一个作家呢。

当我真正成为一名作家的時候，我的父母非常高兴，他们成了我最忠实的粉丝。比如，我母亲逢人就会把我的书介绍给对方，说：Hi，这是最畅销的成人小说之一，很好看。

星期天夜光杯：你毕业于哈佛大学英美文学系，那里是你创作生涯的起点吗？

泽文：在去哈佛之前，我就只是一个读者，但是哈佛让我成为一个资深的读者。通过研究读本，我成为一个更加擅长读书的人，知道了怎样分析人物，知道了怎样去架构一个故事。我认为要成为一名作家，你首先得是一个优秀的读者。

星期天夜光杯：除了读书和写书，你还有

什么别的爱好？

泽文：我喜欢生活中所有的一切，因为所有的一切都会成为书中的一部分。你的生活就是你写作的视野。我对人感兴趣，我爱打听，爱提问，还爱刨根问底把事情弄明白。比如，有人说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有人代笔的，有人说他曾经收到一封恐吓信，我对这些八卦非常感兴趣。

我来上海之前，只认识一个汉字“人”，这些天我又学会了汉字“一”、“二”、“三”。回去之后，我觉得我会有兴趣学点中文。

星期天夜光杯：你的父母对你的成长及创作有什么影响？

泽文：我是独生子女，就像我大部分书中的人物，我的父母都非常喜欢读书。小时候，我们每个周六都会去图书馆看书，跟去教堂一样。我第一次拿到的，能够证明我身份的东西，是一张借书证。读书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母亲出生在韩国，9岁时随家人移民美国。为了学好英语，她读了很多书。读书是她了解这个新移民国家的一种方式。我父亲是美籍俄罗斯犹太人，他的母亲是